

# 项城袁氏

徐春燕



## 小县有座大宅院

河南省项城市东南 17 公里处的袁寨村,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幼年成长的地方。19 世纪中晚期袁氏家族的风光与富贵,从其居住院落的气势和规模上就可窥见。袁家大院外围是严密的防御体系。寨墙高达一丈,四周有二尺厚砖墙拱卫,敦厚结实;东西各有一寨门,门楼两层,上下各三间,东寨门上书“众志成城”,西寨门上书“同登仁寿”。寨的东北、西北、西南、东南四角各建一炮楼,寨墙上每隔丈余还筑一垛口,以备侦察、瞭望以及发射枪弹之用。每座寨门和炮楼都有庄丁把守,30 多人轮流换岗,日夜不断。晚上,寨墙外侧每隔两丈远还点燃一盏油灯,以防捻军偷袭。袁寨外围有几丈深的壕沟环绕,寨门前设有吊桥防护,一旦发生战争,吊桥升起,寨门紧闭,寨内的人可利用壕沟阻滞敌人并借助有利地形进行回击。袁家大院内部建筑是在原石姓财主的旧宅基址上扩建而成的,房屋共 248 间,按中、东、西三轴线布局,左右对称,三组院落纵深排列,幽曲相连,协调又各具特色。总之,袁寨将易守难攻的军事功能与中国传统民居的布局

形式有机地融为一体,结构完整,建筑壮观。据说,兵荒马乱之时,这里一度成为周围十里八乡村民的避难所,远近闻名,常有百姓投奔。

只是今天,慕名而来的我已经不能够完全领略这座庭院昔日的荣耀与风采了,经过岁月无情的剥啄和磨砺,袁宅能保留下来的房屋仅剩 50 余间,且多残破不整。茫然若失之余,只有从残存的青砖黛瓦、翘角飞檐以及房屋顶脊的狮、虎、豹、马、猴等精致砖雕中细细体味宅院主人曾经的显赫。

## 袁氏家族的兴起

根据现存《项城袁氏家集》所载,袁氏最早有文字可考的先祖是生活于清代乾隆年间的袁九芝,有子耀东,名列庠生,以童馆授学为业。袁氏父子家境清贫,但学问和人品在乡里有口皆碑,也因此耀东被淮南富户郭如珽招为东床快婿。

郭氏入门后不久,袁九芝就卧病在床,不多日便撒手人寰。有族人以为郭氏不祥,倔强的她便与丈夫搬出老宅,析户别居。此后,随着孩子接二连三的出世,生活日益拮据,袁耀东不到 40 岁就去世了,



留下5个未成年的孩子。郭氏在这种窘迫的环境下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，她让孩子们跪在父亲的灵位前发誓：“如果谁不发奋读书，就不是袁家的子孙。”

在她的悉心教育下，次子甲三高中进士，历任礼部主事、兵科给事中等京官，1853年，奉命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在安徽督办团练。不久，吕贤基被捻军击毙，袁甲三接任其职。因为镇压捻军和太平军有力，袁甲三升任漕运总督，督办安徽、河南、江苏三省军务。袁甲三的官运亨通使得项城袁氏声誉日隆，袁氏大院也是在他的倡导下修建的。除甲三外，郭氏另外三子也都成才，长子树三，附贡生，曾“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”；三子凤三，庠生，曾任禹城教谕；幼子重三，生员，善于理财，购田置地，放债收租，十几年便使袁家成为项城首富。

袁甲三发迹于科举，成名于武职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四代表氏子孙也纷纷投入到镇压捻军的戎马生涯中，为袁氏家族争得荣耀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：袁树三的长子保中，即袁世凯的生父，清军在中原同太平军、捻军作战时，他在项城积极组织团练，抵抗太平军；次子保庆，举人出身，

曾在叔父袁甲三军中领兵，后被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奏调河南协办地方团练，因功升任候补知府、道员。甲三次子保龄，举人出身，曾随父沙场征战，官至内阁中书；长子保恒25岁中进士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授职编修，不久太平军起事，离职随父从军，因功被封侍讲学士衔，后又提拔为内阁学士，累官至户部左侍郎，是地位仅次于袁甲三（正二品衔）的从二品官员。

随着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升，短短几十年，袁氏家族就由一个平民小户发展成为烜赫一时的望族豪绅。

### 袁世凯与袁家大院

袁世凯出生的时候，曾祖母郭氏还健在，袁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。1859~1866年，袁世凯在袁家大院渡过了七年的童年时光。1866年，袁世凯被时任山东候补知府的叔父袁保庆过继为子，从此离开袁家大院，随嗣父赴济南生活。1873年袁保庆病故于南京任上。同年冬，袁世凯伴随嗣母，扶柩回乡。

1874年春，已官至户部左侍郎的堂叔袁保恒将袁世凯接到北京培植教育，也是在这一年，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病死乡里。1875年，年近百岁的袁家老祖宗郭氏过世。1878年，袁保恒病死于开封。

接二连三的灾难，让这个家族颓势尽显，袁世凯处理完堂叔的后事回到老家，不久袁家“将所有田土剖为十二股”，按袁世凯父辈人数分了家，袁世凯在袁保庆名下分得一份很丰厚的家产。此后，他搬出

袁寨，在陈州过了几年诗酒文人的生活，1881年弃笔从戎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。

深入分析袁氏家族的中落，族中权威人物的相继过世自然是其导火索，但长期以来积蓄的大量内部问题才是真正的根源所在。

首先是家族的经济危机。自从理财高手袁重三谢世，袁保中就接掌家政，但是后者的才干远不及其叔，到了后来，家中百余口人的生计基本依靠旧日积蓄和袁保恒、袁保龄在外做官的收入维持，这种坐吃山空的状况，注定大家族的生活难以持续。

其次是家族中败家子弟有增无减。多年的显赫已经宠坏了袁氏的一些儿孙，这些寄生虫整日无所事事，吃喝嫖赌，甚至还有人染上吸食鸦片的癖好，家风日渐败落，家境每况愈下，最后家族成员也只剩下自谋生计这条出路。

此外袁氏成员的内部矛盾，也是促成家族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。项城袁氏讲究伦理有序、嫡庶有别，家庭成员间泾渭分明的贵贱等级，是导致他们勾心斗角、人心离散的重要祸根。这一点，袁世凯是深有体会的。袁保中有六子，原配郭氏生一子，名世敦，排行第二；刘氏本是袁保中的庶夫人，郭氏去世后扶正，她生有五子，长子世昌、三子世廉、四子世凯、五子世辅和六子世彤。世昌早夭，次子世敦自恃嫡传，与继母刘氏所生其他四子素来不和。

1901年，袁母刘氏逝世于天津袁世凯寓所，中国历来讲究“妻以夫贵，母以子荣”，当时袁世凯已经做到山东巡抚，为了

能够让母亲风光下葬，他还为母亲争取到一品诰命夫人的荣耀。可是，当其灵柩运抵项城时，主持家政的袁世敦以刘氏不是嫡妻为理由，坚决不同意从正门出殡，也不允许棺木埋入祖坟与袁保中合葬，这无疑让袁世凯极感羞辱和难堪。尽管袁世凯颇有权势，但囿于伦理纲常，他只能俯下身子恳切相请，甚至跪地哀求，最终仍然未能得到袁世敦的许可。盛怒之下，袁世凯宣布与之绝交，在另购坟地让母亲入土为安之后，袁世凯怀着悲痛和愤怒匆匆离开了项城，从此再也没有踏入过袁家大院。

但是袁世凯与袁家大院的纠葛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的转身离去而结束，随着袁世凯政治地位的急速上升，袁家大院也因为曾是民国大总统、洪宪皇帝的故居而名声大噪。可以肯定：如果没有袁世凯，清末民初的项城恐怕只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县，很少为人提及；袁家大院也是一样，不会直到今天还能够吸引众多人士的关注和好奇。从这个大院走出的袁世凯，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到底给他曾经成长的地方留下了什么？而气势宏伟、壁垒森严的高墙大院又给予了他怎样的记忆呢？行走在袁家大院，我一直在思考。

### 走出袁寨的袁氏后人

19世纪80年代，袁世凯出外做官。袁世凯与他的祖、父辈不同，他们虽然也曾长年在为外为官，但叶落归根，最后的终老之地还是项城。而袁世凯则自离开项城后就极少回来，去世后也把窀穸选在了彰德

(今安阳市)洹上村,其子孙无一安家袁寨。

20世纪初,袁世凯走向权力的顶峰,袁氏一度成为中国第一家族。远在项城的袁寨虽然也曾经历躁动与不安,但时间不长,随着袁世凯帝梦的破灭,这座大院很快又恢复了昔日平静,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47年。解放战争的炮火以及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,使得生活在袁寨中的袁氏族人不得不背起行囊,各自散去。

据统计:袁世凯这一辈,有叔伯兄弟26人;袁世凯1妻9妾,生了17个儿子,15个女儿,长子克定,克字辈有叔伯兄弟49人;克定有独子家融,家字辈有叔伯兄弟110人;家融有子缉燕(又名袁始),他这辈有叔伯兄弟300多人(涂天喜、涂天贵:《袁世凯家族寻踪》,《中州统战》,1996年2月)。经过几十年生息繁衍,估计目前项城袁氏的后人已有千人之众。

走出袁寨的袁氏族人现在身在何处,生活状况又如何呢?

从袁氏宗亲掌握的家族成员资料中,我们可以知道:袁氏后人的分布非常分散,留在国内的主要居住在天津、郑州、开封等城市,还有一部分袁氏后人生活在港、澳、台地区;走出国门的主要定居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等国家。他们的职业涉及广泛,有科学家、建筑师、教育家、艺术家、商人等,其中不少人还成了行业精英和社会名流。其杰出代表有享誉海内外的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,主持设计天津市食品街、旅馆街等工程的建筑师袁家菽,天津苏易士西餐厅的创办人袁家倜,台湾著名企业家袁家琦,天津市对外经济

联络局、中国天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驻美国办事处主任、纽约船务公司总经理袁弘哲,曾在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新加坡等地举办作品展的画家袁始;周口地区侨联副主席袁晓林……

多年的分散,使得袁氏子孙的生活环境、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等大相径庭,但同宗同源的基因和血脉,让他们虽然身在异地,但都心系故乡。1986年9月,74岁的袁家骝博士衣锦还乡,受到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;2007年3月,袁弘哲等袁氏宗亲一行7人回乡祭祖,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为袁氏旧居维修和故乡经济发展做出贡献;2008年1月,海内外200多名袁氏后裔在项城举办寻根问祖联谊会;2008年10月,袁氏家族历史研究者袁家诚(袁世凯十子袁克坚之子)、袁家淦(袁世凯八子袁克轸之女)等回到袁寨,考察参观袁氏祖辈生活过的地方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,今天的袁寨已经是多姓聚居的村落,据说,许多村民都是昔日袁府仆人的后代。村子里唯一一位袁姓居民是已进入古稀之年的袁启姝女士,她是袁世凯六弟袁世彤的重孙女。她年幼的时候也曾随父母迁居漯河,后来父亲去世,生计艰难,又因为怀念故土,她和母亲又重新回到了项城老家。老人就居住在大院旁边,她目睹过袁府的热闹与繁盛,也亲历了老宅的败落和沧桑,闲暇的时候她常常一个人对着大宅院凝望,或许是在怀念远去的岁月,或许是在祈盼亲人的归来。

---

作者单位:河南省社会科学院